

封笔30年后续写艺术人生

六旬老人重拾画笔再战“晚报杯”

拉开颜锋家的门，一幅人物画端端正正贴在防盗门内侧，四角用几块小磁铁压住。“这是练笔的。”他有点不好意思，“画完往上一贴，门一开有对流风，干得快。”

颜锋今年61岁，是青山区书画家协会会员，日前报名参加了“城长·武汉晚报杯”书画作品书写大会，“这是我差不多封笔近30年后，对自己的一次挑战”。前不久，在青馨居小区不大的家里，他聊起了他的“艺术人生”。



颜锋正在家中创作。

25岁自费求学
三年花掉近一万元

颜锋与画的缘分，起于25岁。那时他是青山综合贸易中心仓库里的一名保管员，月工资不到100元。1989年，不甘心“碌碌无为”的他，自费进了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武汉分校，脱产学三年。

三年，他花了将近一万元。那是“万元户”还是新闻的年代。钱从哪来？父母支持，姐姐不时接济，“雪中送炭”。他自己呢？衣服捡着穿，一件能穿十几年，平时几乎不花钱，省下的全变成了纸、墨和学费。

他至今记得去汉口买笔和看书的路：从红钢城坐轮渡到粤汉码头到汉口荣宝斋，再转38路电车到武胜路新华书店看书，一趟就是大半天。1990年，他在书店订了一套八册定价160元的山水技法书，差不多是他当时一个多月的工资。如今书页泛黄，他还留着时常翻阅反复研究学习。

三位老师把他领进门：鲁永欢老师教国画，以泼墨著称，要求他“大胆用笔，大胆用墨”，一幅泼墨山水反复打磨近20遍，一瓶500毫升的墨用掉五分之一；毕心望老师讲理论与写生；朱石斌老师教创作。

第二年，瓶颈来了。要创作、要有自己的东西，他一度想放弃。那个秋天，在老师的敲打下，他突然

“豁然开朗”。1992年，一幅临摹兼创作的《江南雨后》被朋友叶天浩要走——那是一位从事记者工作、懂画的朋友。颜锋说，那一刻比什么都高兴：“我的画，还有人认可。”

下岗再求职
画笔压进箱底近30年

知识改了命。毕业后，他从仓库调进组织科，成了宣传干事。两面大黑板报、各类宣传画册，从内容到排版，全是他一个人操刀。

可命运很快调转方向。1998年，单位改制，他下岗断薪；同一年，孩子出生还不到一岁，父母又相继离世。

“温饱都解决不了，哪还有心境画画？”他封了笔，外出打工。20多支笔装进硬纸盒压在箱底，一压就是近30年。那支当年在汉口荣宝斋花20多元买来的扬州大提笔，也在其中。

2012年，他重新上岗，进了武汉市再生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任保卫部部长。安全无小事，画笔，一直没动。

60岁上老年大学
重拾画笔像着了魔

转机出现在2025年。3月退休，他先去学了车——

“60岁了，想看看自己还能不能拿到驾照”。8月驾照到手，9月报名青山老年大学，12月成为青山区书画家协会会员。

可拿起笔的第一个月，他自己都看不下去：“这叫画呀？”

他像着了魔。白天画，晚上画，半夜两三点做梦梦到构图，爬起来开灯就画。老伴说他“完全神经了”，说完又由着他——她知道他这个人，认准了事就锲而不舍。

去年10月，老师在课堂上连着夸了他两回：一次说“进步巨大”，一次说“肉眼可见”。到11月，他觉得自己“得心应手”了。

家里没有书房。餐桌就是画案，长1.3米、宽0.9米，画完收走才能摆碗筷。宣纸娇贵，沾一点油就废，所以每次饭后桌子必擦得干干净净——这成了夫妻俩心照不宣的规矩。

他给作品分三段封存：去年9月到12月近100幅，是“练笔”；今年1月到8月四五十幅，开始讲质量；8月以后是第三段。去年一年，他还外出写生6次，顺带迷上了摄影——“摄影和画画相通，关键都在构图。”

第一幅晒进朋友圈的画，是去年10月的《野渡无人舟自横》。老同事纷纷私信：“老严，你还有这一手？藏得太深了！”

愿为邻里写春联
带着作品参加书写大会

如今，画具开销要占去家里收入的四分之一。老伴不干涉，自己也在老年大学学走秀，两人各得其所。儿子在宜昌一家央企工作，逢年过节才回来，婚事还没着落，颜锋笑笑：“随缘。”

他手机里存了1400多张照片，两成是画和摄影作品。那套1990年的旧书、20多支老笔，他偶尔还会打开看看——那是他的青春印记。

眼下，他正在琢磨另一件事：社区文化生活还比较薄弱，能不能请街道多支持些？逢年过节，他愿意去写对联；有同好切磋，他也乐意张罗，“谈不上当老师，相互学习吧”。

“城长·武汉晚报杯”的书写大会，是他第一次带着作品站上这样的场合。他说，画得好不好另说，重要的是这支笔，终于又拿起来了。

临走时，门上那幅画又换了一张。磁铁一压，门一开，风穿堂而过。

三十载封笔，一朝重拾。那扇门，既是他的画板，也是他通往热爱的一扇门。

文/记者程艳
图/记者喻志勇